

第三章

南口戰役



南口，是平綏線上的一個重鎮，位於北平城西北四十五公里處燕山山脈與太行山餘脈的交會處，因位於居庸關南側長城口，故稱南口，是北平通向大西北的門戶。這一帶地形複雜，崇山峻嶺，關隘重迭，是北方著名的天險之一。從南口經居庸關西行至張家口，為一東西狹長之走廊，平綏鐵路橫貫其中，形成連通西北、華北的交通幹線。南北兩側，是築在高山脊背的內外長城，山上僅有羊腸小徑穿行，故南口有「綏察之前門，華北之咽喉」之稱。進軍察綏，南口是兵家必爭之地。

一、血戰南口

日軍佔領北平、天津後，緊接著沿津浦、平漢、平綏三線擴大侵略。

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日軍參謀本部決定進行華北會戰，調集兵力約七萬人，兵分兩路進攻察綏。以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和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及鈴木兵團為主進攻南口。以關東軍獨立混成第一旅團、第二旅團、第十五旅團為主組成「察哈爾派遣兵團」，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為指揮官，在第二飛行集團十二個飛行中隊的戰機，戰車第一、第二大隊及獨立輕戰車三個中隊一百八十三輛坦克，野戰重炮兵第一旅團、第二旅團三百門火炮配合下，進攻察哈爾省會張家口。

平綏鐵路東起北平，經察南的張家口、晉北的大同，西至綏遠的包頭，是聯繫華北與蒙疆的大動脈，是第二戰區的生命線，也是通往蘇聯的國際聯絡線。國民政府統帥部對平綏鐵路十分重視，決定以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湯恩伯的第十三軍等部組成第七集團軍，由綏遠省主席傅作義任總司令，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任副總司令，湯恩伯任前敵總指揮，部署於察哈爾地區，阻擊沿平綏路東段前進的日軍。

為鞏固平綏線，七月中旬，蔣介石在南京召見時任第十三軍軍長的湯恩伯時指出：平綏路南的居庸關、南口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應及早作好接防準備。七月三十日，蔣介石就電令位於綏東地區的湯恩伯所部第十三軍從速集中，準備向張家口挺進。次日，又致電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令固守察哈爾，並炸毀青龍橋及八達嶺一帶鐵路，勿為敵所用。

察哈爾位於北京西北，省府在張家口。省主席由第二十九軍第一四三師師長劉汝明兼任。察哈爾東臨日寇侵佔的熱河，北結偽內蒙軍政府，此時已成為抗戰前沿，又是進攻晉綏的必經之地。南口是敵入必爭之地，大戰迫在眉睫，但劉玉明為保住地盤，不願中央軍進入其防地。

當第十三軍參謀長吳紹周奉命到張家口向劉汝明接洽防務時，劉說：「南口目前問題不大，前晌有敵騎兵騷擾，已被擊退，現無大規模活動；對第十三軍的接防，尚未接到命令。客軍過境，不宜從張家口通過，以免引起軍民誤會。」

湯恩伯電請蔣介石，蔣介石一看非常惱火，將請示電報批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馮玉祥處理。馮玉祥一向主張抗日，曾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劉汝明是他一手提拔的西北軍舊部，當然瞭解蔣的用意，隨即在原電上批覆：如所報屬實，請依法拿辦。把球又踢給了蔣介石。蔣慮大戰在即，用人之際，對地方實力派的一些過分要求不得不暫時遷就，於是派劉的老上司、軍法執行總監部副監鹿鐘麟北上，對劉汝明進行說服。劉始允許部隊由張家口通過，但不得下車停留。

八月一日拂曉，第十三軍二萬八千人的隊伍自綏東開拔。十三軍是中央軍的精銳部隊，全部是德式裝備。曾在江西擔任圍剿中央蘇區的主力，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後，又被調來山西打內戰，駐紮在綏東集寧豐鎮地區。將士們一聽要對日作戰，紛紛請纓。出發前，大家把所有的東西全部拋掉，

以示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決心。

二日下午，湯恩伯從集寧乘專車抵達張家口，在郭磊莊車站與劉汝明、高桂滋舉行軍事會議，商定了南口、張家口及獨石口一帶的防務配置，部署如下：

一、張家口方面，西自洗馬林，沿神威台、常峪口，東迄關底止，由劉汝明的第一四三師擔任，其主力控制於宣化、張家口。

二、赤城方面，自龍虎關起，沿赤城至寧疆堡，由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師擔任，其主力控制於雕鶚堡、赤城等地。

三、南口方面，自清安堡起，沿永寧、延慶至南口止，由第十三軍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師擔任；王萬齡的第四師為總預備隊，置於沙城以北地區，策應各方。

八月五日，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師到達前線，接替劉汝明部在南口、延慶等地的防務。

第八十九師接防後，王仲廉親自帶領副師長、參謀長、旅、團長等人，同往南口及兩翼山地偵察，決定採取縮小南口正面防禦陣地，固守兩翼高山之作戰計畫，將主陣地移至南口及兩翼山麓、山腹，利用南口一帶多崇山峻嶺、關隘重迭的複雜地形，配備縱深陣地，以達到持久阻敵之目的。其具體設防地點是：第二六五旅羅芳珪部第五二九團，進駐南口至居庸關及右翼唐峪口，左翼關公嶺等地；譚乃大的第五三〇團擔任得勝口和青龍橋防務；第二六七旅，守延慶、永寧城、靖寧堡等地；李守正的第五三三團控制在康莊附近，為總預備隊。師部進駐康莊南之榆林堡。

八月六日，蔣介石致電湯恩伯：「最近敵必向我南口猛攻，此時兄部只有一心對當面之敵作戰，不可再顧慮多倫、張北之敵。」八日，蔣又致電湯：「察南佈置應注重固守據點，對於長城各要口，

應配備相當兵力防禦，如遇敵主力來犯，則退守據點為最重要。此時除南口應死守不失外，其他如懷來、宣化、延慶、龍關、涿鹿、桑園堡尤為重要。」

第十三軍於八月七日晨全部到達南口地區後，按照預定計劃進入陣地。王萬齡的第四師在右翼佈防，師部設在橫嶺城；湯恩伯的前敵總指揮部設在懷來。

八月二日，日軍飛機開始轟炸南口、張家口一帶及其間的交通要點。八月五日，擔任前鋒突擊任務的鈴木旅團進駐離南口僅十二公里的昌平縣城，然後派出部隊武裝偵察。

八月八日，當中國軍隊部署尚未完成，日軍步騎炮兵五、六百人就向德勝口陣地發起了進攻。駐守德勝口的八十九師二六五旅五三〇團，團長譚乃大立即率領部隊奮起反擊。激戰一小時，擊退來犯之敵。

八月十日，日軍步騎混合部隊約一千餘人在空軍掩護下，開始向南口正面陣地發起進攻。五架飛機輪番轟炸，十餘門大炮連續轟擊達四小時之久，炮彈傾瀉在南口鎮、南口車站、龍虎台等地。南口陣地和附近的房屋，幾乎被炮火毀滅殆盡。南口是馬鞍山麓下一個小鎮，雖然背倚燕山山脈，但地處平原，鎮內並無險可守。二百多米高的龍虎台是鎮內的制高點，第八十九師羅芳圭的第五二九團駐守此地及南口車站一帶，成為日軍首當其衝的主攻目標。

日軍炮火過後，戰車在前開道掩護，士兵隨後發起了衝鋒。守軍居高臨下，堅守陣地。羅芳圭團長指揮作戰靈活果斷，當日軍炮火猛烈時，命令守軍撤下陣地；日軍衝上龍虎台時，又指揮部隊全力反擊。在驚心動魄的肉搏戰中，日軍丟下大批屍體，狼狽逃去。經過一天激戰，南口陣地固若金湯。

十一日拂曉，日軍兵分兩路向中國軍隊發起總攻。一路以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主力步騎兵三千餘人、炮二十餘門，飛機九架，向南口方面進攻；另一路以阪田支隊步騎兵一千餘人，炮十餘門，向德勝口方面進攻。戰鬥進行到白熱化程度，日軍又增援千餘人。同時飛機、大炮對中國軍隊陣地長時間反覆轟炸。中國軍隊沉著應戰，奮勇殲敵。從清晨激戰到黃昏，中國軍隊與日軍反覆肉搏十餘次，終將日軍打退，陣地仍然掌握在中國軍隊手中。日軍付出了慘重代價，傷亡六、七百人。中國軍隊壯烈犧牲和負傷的也有三百人。

八月十二日，南口戰鬥已呈白熱化。拂曉，日軍出動步騎兵五千餘名，配以五、六十門野炮和三十輛坦克，



日軍向南口發起進攻

氣勢洶洶撲向南口、虎峪村、蘇林口、得勝口一線，全面發起進攻，但重點目標是南口鎮。

一陣密集如雨的狂轟濫炸之後，日軍坦克掩護步兵發起衝鋒。三十輛坦克，噴著火舌，撲向七連陣地。眼看陣地就要被突破，據守南口前沿陣地的第五二九團第三營第七連連長隆桂鈐帶領六十餘名戰士衝出戰壕，撲向敵坦克。日軍在坦克中不停地用機槍掃射，戰士們前仆後繼，奮不顧身爬上隆隆行進中的坦克，打開頂蓋，扔進手榴彈。六輛坦克被炸毀，其他坦克見勢不好，急忙調頭逃竄。中國守軍乘勝追擊，收復失去的陣地。

龍虎台陣地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半天之內，反覆易手達六次之多。激戰一天，日軍傷亡二百餘人，中國守軍傷亡一千人以上。最後，喪心病狂的敵人竟使用毒瓦斯，七連連長隆桂鈐與全連多半官兵壯烈殉國，龍虎台落入敵手。

龍虎台一失，南口一線陣地盡數暴露於日軍火力之下。在懷來前線指揮所的湯恩伯聞聽，給八十九師師長王仲廉發來急電：「第八十九師王師長介人兄，文申電誦悉。南口陣地，即為吾儕光榮之歸宿。我死則國生，我貪生則國死，吾儕寧死盡以維護此陣地，並不幸求生還也。望轉告貴師全體同生死之官兵們，努力爭取勝利為盼！」

王仲廉師長走出居庸關山洞指揮所，親率軍部補充團一個營馳援南口車站，嚴令羅芳砣團團長迅速收復龍虎台。第二營營長李謹率兵兩連，乘夜發動反攻，將敵人趕出龍虎台，斃敵二十餘名，生擒兩名，傷亡官兵五十餘人。

湯恩伯發來賀電，鼓勵道「五二九團羅團長芳珪兄，文電誦悉，貴團連日力挫強敵，已確立本軍未來全部勝利之基石，曷勝欣慰！南口陣地，關係國家對抗戰之成敗，敵寇雖眾而凶頑，僅將其

優勢之炮火，而不能盡毀此一帶。尤其吾人賴以抵抗強敵者，為戰鬥精神，而非大兵與精良之武器，吾儕誓死決不離開陣地寸步。人生百年，終須一死，好漢死在陣頭上，即為軍人光榮之歸宿。」

八月十四日拂曉，日軍集中兵力六、七千人，大炮百餘門，戰車三、四十輛，飛機二十架，對南口正面戰場發起總攻，戰況空前激烈。日軍衝鋒前，總要先進行長達一個小時，甚至兩個小時的轟炸。轟炸，衝鋒；再轟炸，再衝鋒。一日之間，反覆多次。在強烈炮火的轟擊下，南口的陣地工事幾乎夷為平地，內外塹壕全被屍體填滿。中國士兵冒著槍林彈雨，在血肉模糊的屍屍上浴血奮戰。先後和突入陣地的日軍肉搏廝殺十餘次，終於擊退了日本侵略軍瘋狂的進攻。

八月十五日午後，日軍又出動坦克四十



日軍向南口陣地炮擊

輛，飛機三十架及其大隊步兵向南口、居庸關守軍陣地發起攻擊。敵人反覆衝鋒，輪番轟炸，南口右側高地被炸得滿目瘡痍，守軍一營人馬被殺傷四分之三，不久右側高地被敵人佔領。南口居於敵炮火之下，通往居庸關的大道被遮斷，增援部隊上不來，形勢非常危急。中國軍隊雖多次向高地發起反攻，均未奏效。在馬鞍山陣地上，堅守陣地的第四連官兵，在反覆廝殺中，傷亡慘重，最後僅剩一名戰士。

日軍在坦克掩護下，一度突破南口中國守軍陣地，直撲居庸關。第五二九團團長羅芳圭指揮部隊全力截擊尾隨坦克後的日軍步兵，雙方在山峪中展開激戰。殘酷的拉鋸戰，第五二九團官兵犧牲過半，團長羅芳圭身負重傷。王仲廉師長也被炮彈皮擊中頭部，多虧鋼盔救了一命。

南口陣地久攻不下，戰鬥進入膠著狀態。八月十六日，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急令剛從日本進入華北、在昌平以南集結的第五師團加入戰鬥，並指揮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作戰。第五師團是日軍一流的機械化裝備部隊，除轄第九旅團、第二十一旅團四個步兵聯隊外，還配備騎兵



板垣征四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歷任奉天特務機關長、關東軍參謀長、第五師團長，陸軍大臣、上將，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日本朝鮮軍司令、新加坡第七方面軍司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判處絞刑。

第五聯隊，野炮兵第五聯隊，工兵第五聯隊和輜重兵第五聯隊，共二萬五千餘兵力，是日軍中的王牌部隊，曾在日俄戰爭中以少勝多，贏得「鋼軍」稱號。

第五師團師團長板垣征四郎中將是個中國通，先後任奉天特務機關長、關東軍參謀長，策劃製造了「九·一八」事變。戰前曾以私人身分多次到華北遊覽，借機偵察地形，對這一帶形勢比較熟悉。板垣征四郎首先以步兵第四十二聯隊第一大隊在阪田支隊左側展開，增強向長城線上中國守軍的攻擊力量，戰場攻防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

第十三軍雖然是中央軍嫡系部隊，裝備比較精良，每個旅配有山炮二門。但是和日軍比起來還是差距較大。日軍師團實際上是各兵種聯合的戰略單位，每個師團轄二個步兵旅團，有四個步兵聯隊四十八個中隊，以及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各一個聯隊，戰時兵力達二萬一千八百名，馬匹五千八百四十九匹，裝備步騎槍九千四百七十六枝、輕機槍五百四十一挺、重機槍一百〇四挺、擲彈筒五百七十六具、步兵炮四十四門、野山炮六十四門。另外，一個常設師團還配有炮兵車和輜重車一千餘輛、坦克二十四輛。中國軍隊每個軍二個師，每個師一萬〇九百二十三人，一個軍的兵力僅相當於日軍一個師團，裝備和戰鬥力更是無法與日軍相比。

連續八天八夜的激戰，第八十九師已嚴重減員，傷亡人數達人。湯恩伯幾度告急求援。蔣介石電令正在石家莊集結的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率部星夜馳援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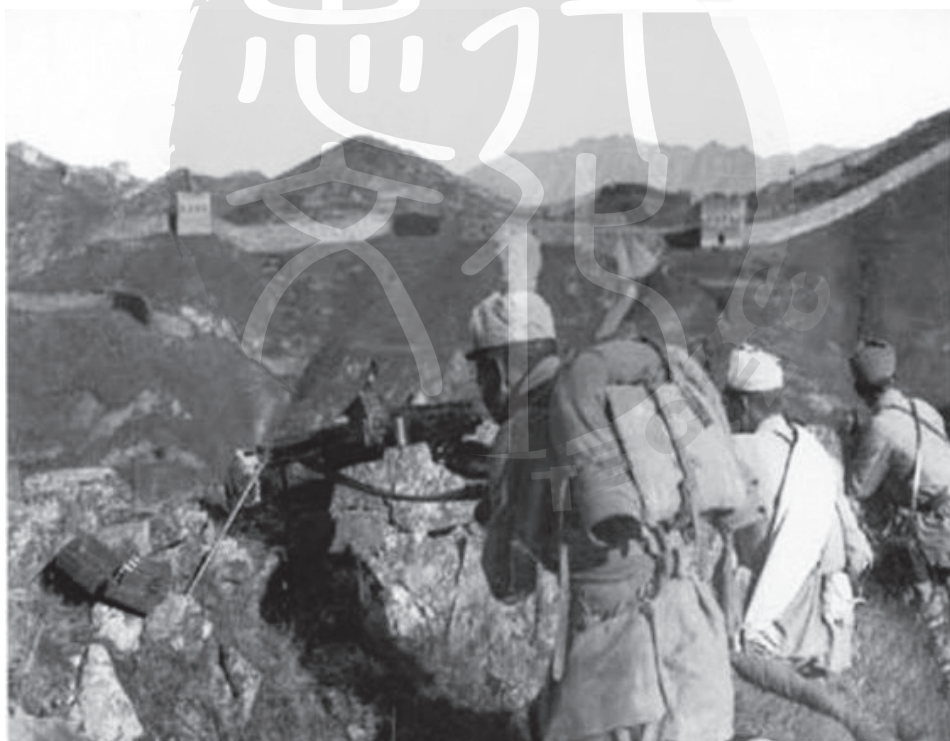
此時以第十四軍為主組建的第十四集團軍還未配齊人員和裝備，當時只有第十四軍在石家莊。而配屬第十四集團軍的郝夢齡的第九軍、鄭廷珍的獨立第五旅尚在江南。衛立煌接到軍委電令後，即率第十四軍的三個師先行出征。但沿途鐵路遭日軍轟炸，北平周邊又駐有日軍重兵，第十四軍無

法通過。只得繞北平西側，經太行山脈、狼牙山兼程前來。

遠水解不了近渴。中國軍隊只好撤出南口正面陣地，退守居庸關。同時，仍佔據南口兩側大山，居高臨下打擊進犯日軍。

二、殘兵鎮守居庸關

居庸關，位於距北京市區五十餘公里的昌平境內，地處太行餘脈軍都山地，兩邊山勢險要，中間有十幾公里長的峽谷。設有南北兩個關口，南名「南口」，北稱「居庸關」，是北京長城沿線上的著名關口，與紫荆關、倒馬關、固關並稱京西四大名關。京張鐵路從此經過，是通往察哈爾省的必經之路，也是北京西北的重要門戶，自古為



國軍堅守長城防線